

作品
13



珍珠

对你无留恋，
她不会来告诉你嫁人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珍珠

亦舒作品集

（珍珠系列）

《珍珠》 2005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珍珠》 2005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珍珠》 2005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珍珠》 2005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珍珠》 2005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珍珠^⑬ 亦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13.6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目 录

珍珠	(1)
蝎子号	(123)
香芍药的婚事	(233)

珍
珠

认识陈沙仑的时候，他问我：“你叫珍珠，是否因为父母视你为掌上明珠？”

珍珠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但我的名字不是这样来的，虽然母亲早逝，我都记得她常吟的一首诗：

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

我们家姓寥，因此母亲叫我珍珠，寥珍珠。

年前我因好奇，问罗律师这首诗的来历，罗律师苦笑，他说他中文底子也非常的差，叫我回香港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查。

我查过了，诗是江妃所作。妃名采苹，开元初，高力士选归，侍明皇，大见宠幸，善属文，自比谢女。所居悉植梅花。帝因其所好，戏名梅妃。有诗一篇《谢赐珍珠》——上在花萼楼，封珍珠一斛，密赐妃，妃不受。

诗的最后两句便是我名字的来由。

我问罗律师：“为什么？我父母亲生前的感情不佳吗？”

罗律师板起了脸，“胡说，珍珠便是珍珠，哪来这么多引经据典的。”

我申辩，“但是我切切记得这首唐诗。”

“你晓得什么唐诗宋词，八岁到伦敦念的小学一年级，有什么机会接触到这些，别乱说。”

· 珍珠 ·

我喃喃地说：“但是谁教我这诗？”

“也许是唐人街的中文班。”罗律师说。

“但是我明明记得母亲常吟这首诗。”我抗议。

然后他便开始说到正经事：我的生活费用，我功课的进度，我的感情问题，罗律师最后的几句话总是这样的：“珍珠，你父母亲将你托付给我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有什么难题，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。”

我每次都说：“但是我没有难题。”

他是个老鳏夫，为人很好很妥当，他负责做我的监护人，直到我二十一岁，每半年他来探我一次，在我户口存入一笔现款，陪我吃饭。

去年因我没考到剑桥，他大大的发怒。

我挤眉弄眼的抗议：“但不是人人可以考上剑桥的。”

“胡说，”胡说是他的口头禅，“剑桥多少学生，一年好几百人毕业，就你最丢人，没考上，令我没交代。”

“伦敦大学也不差呀，”我说，“赫赫有名。”

他的眼神中透露许多悲哀，仿佛我大大的令他失望，我很抱歉，自觉对不起他。

“这样吧，”我想到一个折衷办法，“我嫁一个剑桥的博士，可以了吧？”

罗律师差点没“呜”的一声晕厥过去。

陈沙仑是剑桥圣三一堂的学生，罗律师见过他，而且批准我与他来往。

老陈的功课非常普通，而且家中早早与他订了婚，对方迫他戴一只订婚戒指，在中国同学会中，大家笑他，我也跟着起哄，声音最亮。

散了会不知为什么，他独独等我一起走。

我问他：“陈沙仑——你家是信教的吧？”

他承认。“你呢，你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？”他问。

老陈有一双非常活泼的眼睛，他不见得是个老实人。

他开始约会我，通常问我是否要观剧，我们在一起看了三场《爱维泰》。

上得山多终遇虎，一次在唐人街宵夜的时候，遇到他的未婚妻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，相貌娟秀，衣饰有点古老，神情略为紧张，除此之外，很过得去，她与亲戚在一起。老陈介绍说：“这是我未婚妻张心乐，这是寥珍珠。”

我向她点点头，她离开后我就吐舌头。

后来老陈再找我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免了免了，名主有花的人，还到处逛，你不想活了，我还想长命百岁呢。”

谁知他说：“这段感情发展根本不正常，我想早早结束它。”

我好奇：“不正常怎么会发展至订婚？”

陈沙仑说：“我们两家是很熟的，她的祖父与我的祖父都是早年的牧师，那时做牧师要受佛教徒的歧视，因此额外团结——”

“你们是指腹为婚的。”我大笑。

他紧紧的握住我的手，额上冒出汗来，“珍珠，不准你胡说。”

“好，你讲下去。”我拍他的肩膀。

“张心乐与我自幼在一起玩，双方父母提出订婚，我也没有反对，你看见的，她长得很好。”

我抬起头来，“我相信你说的话，但是陈沙仑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你漏了一些事情没告诉我。”

· 珍珠 ·

“珍珠，你太聪明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我问，“能否告诉我？”

“在我们十六岁那年……我们……”

我淡淡的接上去，“你们在一个雨夜发生了肉体关系——”

他跳起来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小说与电影中都有详细的描述，大错全是这样铸成的，你又何必耿耿于怀？这种事在今天来说最平凡不过，不是冒冷汗的理由。”

“张心乐不同，她一向冰清玉洁，对这种事认真非常。”

“啧啧啧，”我说，“太坏了，有了婚前性行为，所以她非嫁你不可。”

“珍珠，请你不要轻佻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道歉，“你说。”

“可是我与她订婚两年，觉得我俩性格有很大的差异，换句话说，我实在不想娶她为妻，她不错是一个好女孩子，但她是那么拘谨枯燥——”

“我明白，她没上天堂，已经是活在天堂里了。”我点点头，“抽支烟也是犯罪，不跳舞不看电影，是有这样的人的，这些都成为她心理负担，你有没有开导过她？”

“不管用，她还想开导我呢。”

老陈怪可怜的，我对他说：“你对她坦白呀，婚姻现在虽不是终身大事，你也不能与一个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一起生活。”

“我没有勇气告诉她。”

“拖得久了更不好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找一个晚上，喝点酒壮胆，告诉她你不能与她结婚。”

“她会死的。”

“老陈，”我拍拍他肩膀，“你活在一个世纪之前，现在没有人为爱情去死了，你别高估你的魅力，不久她会找到更适合她的人，对你们两个人都有好处。”

老陈看我一眼，感激地握住我双手。

“珍珠，我心中喜欢的是你。”

这句话哪个女孩子不爱听呢？人都是自私的。

我仍然与老陈约会，他是个好伴，舍得用钱，很周到，长得高大美观，拿得出去，我很怕寂寞，身边有个人，可以解决不少生活上的小问题，女孩子只身在外，需要这样的男朋友。

而且他真正的喜欢我，对我好，我认为他已经爱上我，女人对这些一向很敏感，女人对爱她们的男人一向心软，集中这一切理由，我无法拒绝陈沙仑。

有时候完全没事做，他也来我家，我们坐着看电视，为了争吃花生米而打起架来，乐趣无穷。

他只有这么多时间，与我在一起，就不可能做其它的事，陈沙仑这一阵子连功课都搬了过来做，晚上如果天气坏，下雪，他就不走了，我让他在客房休息。

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我们关系建筑在友谊的基础上，即使将来没有什么大发展，也还是老友。

张心乐终于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并不惊异，像她那样性格的女孩子很多，有什么事先找第三者谈话，求对方退出，以便她与男友白头偕老——只要第三者退出，他们就相安无事了，事情在她心目中就那么简单。

我礼貌地招呼她，请她坐。

· 珍珠 ·

她慢条斯理的打量我屋子，问：“你一个人住？”

“是。”我说。

“这么大的房子。”她双手紧紧互握着，“不害怕？”

“比宿舍确是略大。”我笑说，“喝些什么？我有很好的大吉岭茶，喝一杯好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
“那么喝杯可可，天气这么冷，定要喝杯东西。”

我替她挂好大衣帽子，把暖气开足，端出可可与蛋糕。

“沙仑说你是个热心人。”她说，“果然不错。”

我说：“我太需要朋友，老陈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是孤儿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父母。”

“啊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飞机失事，”我用手做个俯冲状，“我在一个律师照顾下长大。”

“听上去像一部小说的女主角，”她微笑，“沙仑说你什么都懂，衣服穿得时髦，又烧得一手好菜，功课也好，好能干。”

我觉得很不对劲，她特地跑了来，不见得是为了要告诉我，陈沙仑如何称赞我。

但是她不出声，我也不会讲到正题上去，我们两个人胡扯着。

我诧异着自己的敷衍功夫竟有这么好，连去年到欧陆旅行买的纪念品都取出来给她看。

我所担心的是陈沙仑会忽然跑来按铃，甚至以我给他的钥匙开门进来，我盼望他能先给我一个电话。

到傍晚的时候，张心乐缓缓说出她那面的故事。

“……沙仑与我自小是朋友，我们一起长大，念同

一间小学与中学，又一起到伦敦，我自懂事以来，就跟他在一起。”

那么多闷，我想。

她又说：“我很爱他。”

我想说：张小姐，那不是爱，那只是一种占有。

“我们两年前订的婚，本来也是结婚的时候了，但是我想等沙仑毕了业比较好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如果你肯做我们伴娘的话——”

我失笑，“今天你来，是为了请我做伴娘？”

“你答应吗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习惯参与这类喜事，对不起，你另请别人吧。”我拒绝。

她太天真了，她根本不接受现实。

“可是——”她还要说下去。

幸亏电话铃响了，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拿起电话，万幸是老陈打来的，我跑到厨房去讲话。

“喂，你未婚妻跑了我这里来坐真已经老半天了，说些瞎七搭七的话，你把她接走好不好？”

“我的天，她真想得到，”老陈急，“你叫她来听电话。”

我叮嘱：“你话别说得太重，不然她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我可没功夫哄她。”

“得了，你叫她来。”

我叫张小姐听电话。

隔了十分钟，她苍白着脸向我要大衣帽子，她说要走了。

我问：“老陈来接你吗？”

· 珍珠 ·

“不。”她低下了头。

“那么我送你。”我说，“天气坏，我有车子。”

她没有拒绝我。

在车上，她喃喃地说：“你又会开车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学呀。”

她摇摇头，一直把玩手中的帽子。

“无论什么事，”我说，“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做，不要压抑自己，人生才短短的数十年，时光过去不再回来。”

她忽然凄然问我：“喜欢就可以做？伤害别人的事也可以做？”她娟秀的脸绷得紧紧地，大眼睛充满悲哀。

我怔住。过很久我说：“你到了。”

她推开车门下车。

“张小姐，”我叫她，“做人轻松点！”

她并没有回头，快快跑进宿舍去了。

我把车子掉头，驶回家中。

陈沙仑的车子停在门外，我响起喇叭，他开门出来。

我板着面孔说：“把钥匙还来，以后你别来了。”

“你又生气了。”他呵着白气，搓着手。

我瞪着他良久，忽然叹口气，“我明白你为什么开不了口，张心乐是那种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人。”

我下车，并没有与他走进屋内，我们在附近公园中散步，他把手放在我的皮大衣口袋内取暖。

“我知道她为什么来。”我说，“但是她终于没说出来。”

老陈不响，我推他一下。

“我会告诉她。”他说。

“她这个人真古怪，”我说，“她活得像囚犯，心的囚犯。”

老陈苍白着脸，“我不会与她结婚。”他说。

“你儿时毕业？”我问，“那时就逃不掉了，她预备届时嫁你。”

“明年夏天。”

“摊牌趁早，拖下去不好。”

“珍珠，你是否会嫁我？”他问。

我想了很久，“我不知道，老陈，我还没想到这一点，做我的丈夫是很痛苦的，他必须担任许多角色，包括父亲兄长情人朋友，因为我根本没有亲人，我对丈夫的倚赖性会很重。”

“不要紧，珍珠，我愿意负这个责任。”

“你知道我多少？”我问。

我们在公园长凳坐下，他问：“我们回家说好不好？第一，公园马上要关门了，第二，我快冻僵了。”

我忍不住笑，我们往回走。

他说：“我又不打算以你为名写一本书，我只知道我爱你，见到你心里有满足。”

“你有把这话告诉张小姐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我可不是迫你作出抉择，但时时有个陌生女人跑来坐着，会引起我精神紧张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他踢起一块石子，“对你不公平。”

到家门我与他道别。

“让我进来看电视，”他说，“我回家也睡不着觉。”

“我又不会治失眠，再见。”

“珍珠，你真迷住了我。世事为什么那么复杂？为

什么与我订婚的女人不是我爱的女人，而我爱的女人又不肯与我订婚？”

我说：“我没听懂。”向老陈挤挤眼。

那夜我睡得很早，半夜被电话铃惊醒，最近的一具电话在走廊，我怕是同学找我有急事，匆匆披上睡袍去听。

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沉重呼吸，我以中英文反复的问：“喂？什么事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离开陈沙仑。”她阴沉沉的说。

我一怔，“喂？你是张小姐？你可是张小姐？”

“离开陈沙仑——”她喉底“丝丝”作响，像一条蛇。

我忽然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拉开五斗柜的抽屉，取出警笛，对牢话筒用力地吹了一下。

那边惨叫一声，警笛对付打神秘电话的人最好，活该让他们的耳朵受罪。

她继而厉声说：“我不会放过你！”挂上电话。

我拉拉睡袍，走到厨房去热牛奶，天快亮了，是谁那么恨我？我怔怔地想，通宵不寝，为了要与我通电话骂我？

恐怕是张心乐吧。我叹口气，除了她还有谁，我可不怕她，我放下杯子去睡觉。

第二天上学，陈沙仑的车子在门口等我。

我说：“她与我过不去，暗地里整我，我就与她斗一斗。我不相信我会输。”我光火的说，“这是公平竞争的事，我又不会落盅，大家百分之五十机会！”

陈沙仑沉默，“她要请你吃饭。”

“我会去，我有许多新衣裳等着出场面呢。”

“我认为你不该去。”